

日知錄集釋

上海錦章圖書局藏版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

...

為是可知提議是事于且美肥在都所之請聽蒙年牛臣不五以事治監事失就且科今利通為大日云
地而如工西泛督上正能歸京今給隨不其古扣農如可而給已平之無時異地有行部俾事政不見
一者矣派北引撫接供者公官日以之帶論出徒完具顯不且之去年款有以日丁破伍臣寬屬俱墮銀
別日此官各請止下而則之于亦下餉任其旗資工令綜籌仰也明問項要臣計有分無至然于不于尚
立奔皆派省以提之終能後此天章則其家之庫本各等通給今之以于等之耗即虛請有下得 數
一走由民水近調應毫以一勸下京貧自之 費此旗俱變于滿宗百充此身則義明稱捐餘者施 運宸十
公之于乎究道事屬酬之地扣索之以富便出 莫外滿曾者官洲枝二公者荷所關萬順道不也連宸十
項以一無從之員與出方弊遊大上各蓋仕肯若更洲請也而蒙不十費固 入稅歷給府可今之東庫
俾為絲長無確使馬勒之實客獎等不彼與以令不除開臣不古仕萬三不 殆有以無大項天又而者
任勤一策賦鑿為慈慈財惠于也官失在否定其升正望竊己漢不國者能厚不盈前技員見下久量有
事故忽也濟有整新辦辦此往各所旗無例分科身請以局軍農力行默恩足餘征官用臺之則入云
者日慈足陵坡頓之內地而染者按而百許大地惟披還滿于各仰為而而備供隨進官不臣一為其
無此取民西者地紫部方清指庫品五年由拘捐令甲有洲五有給之後息官所課亦府可請皆出出說
財天公莫耶言方費地之分照級年勢旗有資其在幹閱百八宗耗良也臺出有止無謂定知苛之不
不用下幣大白之矣此丁事是肥弊陸以難其力效農京峇散里旗祿賜法以省以溢以安舒會致且碩者
寤之有于二足不外之故為則問續後徒家願力陳當之及之其至神美臣而 額八費失許力之尚榮
之司司半渠民問無公康大興法改國手見出此操差大漢內丁中宗意之不 是九是臣疏上法似御
之弊無羅昔莫其費費熙利為制補裕而任者後演外臣軍而口業思可計能皇取分節額內不隨未史
患也辦而人大興則除年然蒙寬紳之去居為有則其前八不之以草得一少上之為之往稱過之籌日
而夫一費云于利每官問向蔽畧旗節若官例願數家往旗使蕃後其而日竭之亦準無古每董以于理
後生事羅致聖降地吏之者勅州提省許者所往年之分皆出昌乃弊舉閭閻仁無至不承年其起至財
可民上則田荒弊方養循本索縣銀無帶各格者之次道宜則視共于也邊埃明不張至平所細此計者
課之費時六而也有廉吏出則于將窮家給例令後丁經設將順達是向外協國至居也之人紀非禮使
以戶戶僑萬廣州應之多私與地升即產以許其皆除理法來治而王也之贊家也正過餘三而天日所
治有工不項東縣行外寬徵為丁此一又三出陸成丁果安上之居安臣屯連之過當此每千已下財入
效窮二得今一止之既蹟非游之安時有年者續動力有頗之時分石閭田樸休此國則以六食之用足
之故部平望省料事無可同楊外頗不并之多前卒能可查弊蓋餅行米以是暇則乃刻乏百與小足供
成聖之暇塞荒理應餘紀經染私漢能給俸無往復耕屯治以一而保太養為而為以費財萬用故故所
臣人賦羅不田案典制而費指激軍盡三銀力此可種之邊如何食馬祖間負不橫于否為出權也百出
請之結則及至贖之官財其則火之給年其之安資者處一北為男之之散國籌征分需患亦操大志而
將法下採決二便役吏用端與耗法分六無人頗滿令 帶宋十四法有一雖一暴考矣其三平學成已
常必畏買百萬為捐之亦介交其也作年居恐滿洲前 至之而十以天日其間飽成唐時千上之若承
平政身無餘噸才已養得有通陞臣數之官出洲之往特 奉養生不汰下給事渾矣今宋之六者言少平
倉今家所項無具資廉法司開規又年俸者旗間生居於 天兵計得兵也數至師然直之議百也理有日
儲耗之出湖有棄既除通不說匿按以餉稅後散計任幣 等下之聖行舉年重流就省稅不萬非財署久
仍義昭昭廣漫優苦分自肯致稅耗之將給無之其其金處之艱女市中之斷之今錢糧遇過通日乏供
照歸累絀出而矣貧給歸貧食亦差數此以以法近所為多弊難三易國俸非法日糧有日不各生則億
舊公但議未問不重幕公取風未歸還一六為也年耕之永亦視十克之餉命為計俸上汰可直口饑沽
例之取論接也問請客之上未盡公幣項年生至發之建泉必康不役兵戰時萬之餉供凡謂省食微繁
經法其究濟足農公家後司求則者藏經之以漢往田堡肥如照得之只遣之世則之有兵寡為日平損
理路事無東民桑幣丁民亦幣莖天亦營餉故軍軍即數美有之綜法十漢見無所外送省矣計為賦上
其無之定南莫數實之間不廢上下不亦銀散入臺付起之明時何以六軍所弊入存使冗又合日恤益
捐可局局而大養非情之敢多司之至可其遣旗之為屋地之已也生萬一能之僅留有員直三用災下之氏
監政觀也湖于也容餉輸強虧于大大敵家察已人永廬近宗十力財至日周方供至留行銀千失厚之之
一惟而而岸水臣易工細其自此利純每產奉養業置日室不不而英改恐是所少州師修年生下念未日
項有無他之利不于資比賸耗分其其年許今有總分耕建此及足國宗捐無為出而催儉水之與之無有崇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原注唐書裴休傳新唐書食貨志同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史並同枉法計贖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宋史食貨志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寔在此原注宋史州宋留財天下支用悉出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三司故其費寔多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猶今布政司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楊氏曰兩司相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堯弼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經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原注銀兩之數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益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參政廣西顧臬司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啟每歲以入為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大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

其民困其貨政之不義孰足以此照富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財者謂其好之則庭定旅百取足
然後民困其貨政之不義孰足以此照富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財者謂其好之則庭定旅百取足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
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推鹽池鹽
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推鹽鐵市征乃後人以為關于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
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
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盡免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
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于賦稅復闕畧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
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乎陳凱旋因行慶賞自
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盡于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歛以取財且時有
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于史則言帝躬履儉約六官服綈濯之衣
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
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濶之談
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
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推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
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
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于傷人害物
年五月御史周姓此則唐太宗書權萬紀之道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
定錄不載其名

天下無道賢不聞天下無道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
今各治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原注十五聖祖不肖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
矣自萬厯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可
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為意與

新唐書于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時天子見海內完治湛然有攘却四裔之心融度帝方
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
寶以來外奉軍興內盡蠶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各以剝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絹百億萬為
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
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為良夫之刺厲
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誠人臣以喪其軀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為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羣推之以
為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于是錢穀之任權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爭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句
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壓後之興王所宜重為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先生讀宋史陳邁篇曰吾讀宋史忠義傳至于陳邁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為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
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于翁彥國愚以為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
討之命陳亨伯原注宋名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
皆少增其數別厯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
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寔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于家
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于孫其後輩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
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于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為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其初特一
一時權宜而遺禍及于無窮是上得罪于藝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遇匹夫匹婦之為諒
而已焉得齒于忠義哉

俸祿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祿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原注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在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昔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原注謂分祿以贍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緡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元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定此之繇釐穀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員官原注唐時官多有員外置者故分別言之今後每月給俸食雜用防閑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為常式而白居易為藍屋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要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目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為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簿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原注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至第九職田多寡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為廉如陶潛之種柳原注晉書陶長之之芒

種前一日去官原注宋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原注品從如從一品正

二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國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

品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原注實錄會其數復視前代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

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原注實錄會其數復視前代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

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定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

以優其力而縣令主租百石與從衣裘者下見傷如奉朝之而猶貪汗不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

更願常俸德古臣如感銀願其祿餼臣下見傷如奉朝之而猶貪汗不置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已薄兵興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為率七分折與官絹每匹進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匹進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

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官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原注永樂二十二年十月

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兵各五斗雜職及五品銜總兵各一旗手力者漢初欲每石減作十貫開義等言乃作十五貫

原注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屬俸祿以五升各準總兵一旗手力者漢初欲每石減作十貫開義等言乃作十五貫

大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米折銀僅

三錢也原注正統六年十一月內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種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是十石之米折銀僅

詔京官景泰七年十月內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種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是十石之米折銀僅

是時估不過十錢七錢五錢俱減一月內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種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是十石之米折銀僅

莫甚于此過十錢七錢五錢俱減一月內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種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是十石之米折銀僅

鈔請以布折米仍視胡椒至十錢五錢俱減一月內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種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是十石之米折銀僅

蓋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

重原注崇禎中糧一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

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百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

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

事下行在戶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舅為太湖縣伍伯原注伍伯即今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

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辦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

宰相邪楊令堅勉之乃曰甚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原注蓋今之工食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數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阜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微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

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為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貸宅名市人馬以計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宣賞僥倖之徒且毀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却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嗚呼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今乃怖之以威威詭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定賣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王之世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非其財者矣

賊犯京師史公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軍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畧曰親郊乃雍容之事唐宗尚有崇報出塞本徵幸之國漢武尚達卜式桐城諸主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神京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妾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于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原注天啟初遼寧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為教孫升水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誕賤價規奪手業可削藉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為民業者寔令贖還本寺以為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畫壁城驛壁乃知其有治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解舍之為唐舊勑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

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于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于晉曰吾人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原注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地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阻絕而又有逐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乎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下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闕汙穢鍾于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然顧之湛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于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陰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名伯所爰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思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入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砍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侯甸之庇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原注三輔皇國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陰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原注唐王維詩云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原注唐御史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原注唐王維詩云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原注唐御史補事畢入奏詩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原注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街曲江池畔有槐使巡

舊唐書云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于此原注淮南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原注河則蒲津太石柱之梁原注離則天津永三原注昔渭水使橋皆國工修之原注此舉京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問秋水時至年年陷絕輿輪抬舟無賴之徒藉以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返官司修造渡船止從況於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為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獲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原注史劉寵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麗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原注後漢書循吏傳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內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厯以後四方多事賦役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鄉此唐之所以衰也原注宋熙寧中法蘇軾在杭州作中裏故之政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于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自古一概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謔原注見曹縣志已而山有負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而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訐枉之人遂至京師輦轂之間易于郊坰之路矣雖刀之末將盡爭之五十年來風俗遂至于此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于鄉則土地闕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謠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昔在神宗之世一人無為四海少事郡縣之人其至京師者大抵通籍之官其僕從亦不過三四下此即一二舉貢與白糧解戶而已蓋幾于古之所謂道路宇行市朝生草原注鹽彼其時豈無山人游客于請公卿而各挾一藝未至多人衣

食所須其求易給自東事既興廣行召募雖流之士侈口談兵九門之中填植溢巷至于封章自薦投匭告密甚者內結
貂璫上規囑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興言及此每輒為之流涕
欲清輩轍之道在使民各聚於其鄉始

訪惡

尹翁歸為右扶風縣縣收取酷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
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為罔民之事矯其散者乃并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予其民也

說苑重安子治晉陽問政于塞老塞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子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日曰安敢乎曰
敢于不善人董安子曰此三者足矣

鹽鐵論曰水有徧但池魚勞國有強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
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為盜賊課而為法之
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為山陽太守劫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
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原注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久處閑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為
郡內清治原注太守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遺繡衣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
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于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
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容殺長吏郡縣追計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
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
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原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

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徒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真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鎗從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拾鈎攢刃之類皆禁絕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搥及杖之有刃者悉輸于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六品以下皆一匹原送陳天祥傳興國軍以諸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為長長兵南北諸城邑多乘勢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殺其守將以應之臨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鞀嗚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無得挾弓弩吾上壽王難之以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為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原送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寔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厯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于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天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于齊人枯濟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陳同知曰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只自為也其大者以備旱潦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應其棄地之多而寬無多也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八十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為之必有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為濬與濬者九積十有四丈四尺而已

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續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寬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絲來榛棘之所偏為杭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闕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為開墾於翼今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官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先祿大夫賜帛二百匹原注冊府元龜本傳師度既好溝洫所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在必發眾穿鑿雖時有不和而成功亦多二言為建功立事之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雲之野莊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原注淮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原注文侯時西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約末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原注史記○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以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為西門豹所開為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畧不患無叔教史起之臣矣漢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為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原注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漢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今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蓋古者龍見而雲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為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原注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今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卹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原注今大明會典嗚呼太祖起自側微升為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眾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瘼苦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寢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王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河渠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橋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甯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閻氏曰按此說北非復禹舊跡無水災此史記志梁書之文若漢志則別出為自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是也雖不知的在何年要武帝元豐二年壬申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以前事余嘗謂禹之時此河又變也古今大事而亭林亦未考及而錢氏曰田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節人力體塞壅也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濬分為三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原注宋史河渠志岸曰自滑臺時蓋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降及金元其勢日趨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于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邱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竝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原注元本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原注寶錄載天順七年金景輝言黃時河水猶有所瀆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于禹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天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鄆縣碁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于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河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